

第七回 祿山兒范陽造反

詩曰：

愁見干戈起四溟，恨無才術濟生靈。

不如痛飲中山酒，直到太平方始醒。

話說雷萬春在飯店中尋問哥哥雷海清住處，忽見旁邊一人向他說道：「看你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似非凡品，為何去尋那瞽目的雷海清？況他不過是梨園一個樂工，難道你去屈膝嬖人，枉道希求進用麼？」雷萬春道：「台兄在上，俺非是屈膝嬖人。俺乃涿州雷萬春，向來流落巴蜀，因海清是俺家家兄，故此要來見他。」那人道：「如此小弟失言了。」萬春道：「請問台兄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南名霽雲，魏州人也。一身落魄，四海為家，每歎宇宙雖寬，英雄絕少。適才見兄進來，看來果是好漢，故此偶爾相問。若不棄嫌，到小弟房中少坐，敘談片時，不知可否？」萬春道：「無意相逢，盤旋如此，足見甚情，自當就教！」

霽雲遂邀萬春到房中敘禮坐定。萬春道：「請問南兄來此何干？」霽雲道：「小弟有個故人，姓張名巡，乃南陽鄧安州人氏。先為清河縣尹，後調其源。近聞他朝覲來京，故此特來尋他。我到得長安，不想他又升了睢陽守禦使，出京去了。我，如今不日就要往睢陽，投見他去。」萬春道：「兄要見他何幹？」

霽雲道：「我見奸人竊柄，民不聊生。張公義氣凌雲，忠心貫日。我去投他，不過是輔佐他與皇家出一臂死力耳。」萬春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原來與不才志同道合，俺恨未得遭逢，時懷憤恨。既兄遇此義人，不才願隨驥尾，敢求台兄攜帶同往。」

霽雲道：「若得兄同心協力，當結為刎頸之交，生死相保，患難相扶。」萬春道：「如此甚妙，請受我一拜。」弄雲道：「小弟也該一拜。」兩人跪下對拜下四拜，萬春道：「明日去見過家兄，便當一同就道。」霽雲道：「既為異姓骨肉，汝兄即我之兄也，明日當同去拜見。」是晚，霽雲將銀子付與主人家，備了夜飯，二人吃了，各自睡下。

明日，二人攜手入城。問到西華門羽霓院前，萬春去門首通報進去。不多時，守門人出來請道：「請二爺進去，小人在前引導。」將南、雷二人引到典樂廳上，早見雷海清身穿繡披風，頭戴逍遙巾，閉著一雙眼睛，由清秀童子扶著出來，倚著柱子立定，仰著臉，挺著胸，望空裡只管叫道：「兄弟來了麼？在哪裡？」

萬春向前扶著道：「哥哥，愚弟在這裡。」定睛一看，見海清鬢髮已斑，鬚髯半白，不覺愁眉，滾下淚來。便道：「愚弟在此拜見哥哥。」捧著海清的腰跪將下去，海清也忙跪下同攜手起來，萬春道：「弟有個盟兄南霽雲同在此拜你，」海清又望著空裡道：「瞽目之人，失於迎迓，快請來相見。」霽雲向前施禮道：「霽雲拜揖了。」海清慌忙回了揖，道：「此間有子弟們來打混，可請到書房中去坐。」便吩咐安排筵席。

三人同入書房，南霽雲坐了客位，海清坐主位，萬春坐在海清肩下。海清將手在萬春頭上只管摸，便嘻嘻笑道：「兄弟身材長得一發雄偉了，鬚兒也這般長了。好！好！祖宗有幸與雷氏爭氣者，必吾弟也。」萬春道：「愚弟十年不見哥哥，失於候問，不想哥哥的鬚髮這般花了。海清聽了，掉下淚來，道：「我為朝廷選用，不得回家，我又將女兒累著兄弟，不知如今曾將她嫁人否？」萬春道：「若謂姪女，哥哥放心，愚弟已替他配得個絕妙的好對頭了。」海清道：「嫁了誰人？」萬春便將遇了鍾景期，將姪女嫁他，隨他赴任的話一一說與海清聽了。

海清道：「好！好！那鍾景期是劾奏李林甫的忠臣，女兒嫁得他我無憾矣。」萬春道：「如今李林甫那廝怎麼了？」海清道：「他當日竄貶鍾景期之後，不知那虢國夫人為甚切齒恨他。與高力士、楊國忠常在聖上面前說李林甫弄權欺主，擅逐忠良。聖上遂罷了他的相位。他便憂憤成病而死了。」萬春道：「那李林甫已死，朝廷有幸了。」

海清道：「咳！你那裡知道，還有大大的一樁隱憂哩！自李林甫死了，安祿山沒了裡應，只靠一個貴妃娘娘，那楊國忠又著實怪他，也常奏他的反情。祿山立腳不住，央貴妃說個人情，到封他為東平王。主領范陽、平盧、東河三道節度使，兼河北諸路採訪置行台僕射，統屬文武，節制將領，駐札范陽。二月前赴任去了。」

南霽雲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祿山此去，正在是猛虎歸山，青龍入海，天下自此無寧日矣。」海清道：「我乃殘廢之人，已不能有所為，然每故雍門之琴，便思繫漸離之築。南兄與吾弟如此英雄，怎不進身效用，以作朝廷保障。」霽雲道：「不才正有此意，故欲同令弟前投張睢陽處，只是賢崑玉闊別數年，方才相見，恐怕不忍遽令分袂。」海清道：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何必做兒女子恩愛牽纏之能。」霽雲拍掌大笑道：「妙！妙！優伶之中有此異人，幾乎失敬了。」

話說之間，外面酒筵已定，請出上席。那雷海清雖是個小小的樂官，受明皇恩賞極多，所以作事甚是奢華。筵席之間，就叫幾個梨園子弟來吹彈歌舞，這是他本色當行。不消說，海清就留霽雲與萬春住了數日。霽雲、萬春辭別，海清又治酒送行，二人別了他出城，到寓所取了行李，一齊上馬登程，向睢陽城進發。

在路登山涉水，露宿風餐，經了些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。不一日，來到睢陽，進城歇下，在店中各脫下路上塵沙衣帽，換了潔淨衣服，帶在包中。霽雲寫了名帖，萬春向未曾見面過的，不敢冒瀆，備了揭帖，叫店小主跟了，逕投守禦使衙門上來。恰值張巡升堂理事。只見鬧嚷嚷的健步軍牢，樵番番的旗牌聽用。也有投文的，也有領文的，也有奉差的，也有回話的，也有具呈的，也有塘報的，軍民奔走，官役趨躄。南、雷二人站了半晌，不得空處。見有一個中軍，但走進轅門來，霽雲便向前作揖道：「若是張老爺堂事畢了，敢煩長官通報一聲，說有故人南霽雲相訪。帖兒在此，相懇傳進。」中軍道：「通報得的麼？」霽雲道：「豈敢！有誤長官。」中軍道：「如此少待。」說罷，進去了。又隔了一會，那中軍飛也似奔出來道：「南爺在哪裡！老爺請進相見。」南霽雲說道：「有勞了。」整衣而入。

張巡階階迎接上堂，忙叫掩門。霽雲道：「且慢，有一涿州雷萬春與弟八拜之交，他因想慕英風，同來到此，欲來一見，未知可否？」張巡道：「既蒙不棄而來，快請相見。」中軍高聲應了，飛奔出去，請萬春入來。萬春手持揭帖，將欲跪下，張巡向前扶住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不嫌鄙才，竟然賜顧，理宜倒屣，豈敢。踞禮。」吩咐掩門，後堂相見。三人轉入後堂，敘禮已畢，分賓主坐定。

先是霽雲與張巡敘了些闊別情由，答過一通，張巡便問雷萬春道：「下官謬以非才，茲叨重任，方今權臣跋扈，黎庶療痍，深愧一籌未展。足下此來，必有以教我。」萬春道：「卑人山野愚蒙，慚無經濟，辱蒙垂問鄙陋，敢不披肝瀝膽，以陳一時之愚竊。安祿山久蓄異謀，將來禍不旋踵。公所鎮睢陽當江淮要衝，真東南之鎖鑰。為今之計，莫若修甕城垣，訓練士卒，屯取糧草，作未雨綢繆之算。一旦賊人竊發，進可以勤王剿賊，退可以令其保民，此所謂防患於未然，願明公熟籌之。」

張巡道：「誠快論也。南兄有何妙見？」霽雲道：「自古道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以我愚見，尚當與郡守同志，加恩百姓，激以義氣，撫以惠政，使民之順逆之道，定向背之心，外可驅之殺賊，內可令其保城。上下和睦，事無不濟矣。」張巡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得二公相助，睢陽有幸矣。就吩咐擺宴洗塵。二人起身方要告辭，只聽得外面傳鼓，門上傳稟進來說，有范陽安郡王鈞帖差官要面投稟見。張巡道：「此來必有緣故，二公稍坐，待下官出堂發放了，再來請教。」

別了二人，一聲雲板升堂，外邊吆喝開門，便喚范陽鎮差官進見。那差官手持鈞帖，昂昂然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步上堂來，向張巡作了一揖，遞上鈞帖。張巡拆開一看，原來是要築雄武城，向睢陽借糧米三千石，丁夫一千名，立等取用。張巡看罷，向差官道：「本衙門又非屬下，郡王為何來取用丁糧？」差官道：「若是統轄地方，就行檄去提調了。因睢陽是隔屬，所以鈞帖上原說是借用。」張巡道：「朝廷設有城堡，已有定額。為何又要築城？」

差官道：「添築卑城，不過是固守邊城，別無他故。」張巡冷笑道：「好一個別無他故！我且問你，郡王築城，可是題請朝廷，奉旨允行的麼？」差官道：「王爺欽奉聖恩便宜行事，量架一一小城池，何必奉旨。」

張巡大怒道：「安祿山不奉聖旨，擅自築城，不軌之謀顯然矣。我張巡七尺長驅，一腔熱血，但知天子詔，不奉逆臣書。」說罷鬚眉倒豎，切齒咬牙，將安祿山的鈞帖扯得粉碎，擲在地下，向差官道：「本要斬你的驢頭，送京奏聞反狀，興師誅剿。可憐你是個無知走狗，不堪污我寶刀。權且寄下此頭，借你的口，說與那安祿山知道，教他快快回心轉意，棄職歸朝，束手待罪，尚可赦其一命。若是迷而不悟，妄蓄異謀，只怕天兵到來，把他碎屍萬段，九族全誅，那時悔之晚矣！左右與我把那廝拖出堂下。」喝了一聲，四、五十條大棍齊向差官身上沒頭沒腦的亂打。那差官抱頭鼠竄，奔出衙門去了。

張巡掩門退堂，怒猶未息，復與雷、南二人坐定。雷萬春道：「我二人在屏後，見明公發放那差官最為暢快，即此可破逆賊之膽矣。」南霽雲道：「安祿山如此無忌，不日就興兵反矣，不可不預為提備。」張巡道：「此間郡守姓許名遠亦是忠義之士，明日便請來商議，就敢相屈二公為左右驍騎將軍，統率將士。」二人稱謝，上席飲酒，談話戰守之策不提。

卻說安祿山的差官被張公打出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慌忙出城，不分晝夜，奔回范陽。不敢去回復安祿山，先去見那大將尹子奇，把張睢陽的話，一五一十的說與尹子奇知道。子奇大驚，忙上馬到王府來見安祿山。把差官傳來的話兒說與安祿山。祿山聽罷，大怒道：「孤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俱已定當。因范陽乃根本之地，故此加築外城，名為雄武城，已將次築完，即欲舉事。這張巡敢如此無禮。也罷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事已至此，丟不得了，你可與我晝夜督工築城，要三日完工，如遲，定把丁夫斬殺、快去快去。」尹子奇忙答應去了。又喚大將史思明，吩咐備一道矯詔，選一個無鬚標緻軍人充為內監，只說京中下來。至期在皇華館，如此如此，史思明也應著去了。又吩咐世子安慶緒，教他聚集人馬，三日後在教場等候。安排已定，傳令軍士在城中大小衙門飛報。三日後，有聖旨到來，傳各衙門迎接。那些軍士，果然往各衙門傳報，報到僉判太古衙門來。葛太古也打點接旨。

原來葛太古自貶范陽僉判，領了明霞小姐和家人婢女赴任之後，不上半年，恰好那冤家對頭安祿山也分藩此地。太古就推托有病，不出理事。安祿山要團結人心，假裝大度，不來計較。因此，太古得以安然。惟有那明霞小姐，一腔幽恨，難向人言，只有紅子知他心事。看見登科錄上鍾景期中了狀元，二人暗自歡喜。及見邸報上說，鍾景期參劾了李林甫、安祿山，謫貶石泉堡司戶，卻又背地哀傷，思量鍾景期一段風流俊雅，眷戀綢繆，便紛紛淚落。紅子再三勸解，只是不樂，便慍慍染成一病，終日不茶不飯，強坐強眠。有時悶托香腮，有時愁抱玉腕，看看臂寬金細，腰退羅裙，非愁非惱，心中只是慍煎，不癢不痛，腸內總是繫結，勉強寄情筆墨，無非是添愁蓄怨，並無淫豔之詞。她的詩賦頗多，不能盡述。只有《感春》二闕：

《調寄踏莎行》

其一

魂怯花叢，心情繡譜，送春總是無情緒。多情芳草帶愁來，無情燕子銜春去。階遍闌干，劍陽幾許，望殘山蒙蒙泛青。青山隔斷碧塵低，依稀想得春歸路。

其二

昨夜疏風，今朝細雨，做成滿地和煙絮。花開若使不須春，年年何必春來往。樓前鶯飛，簾前燕乳，東君漫把韶光與。未知春去已多時，向人還作愁春語。

是日，明霞正與紅子在房間話，忽見葛太古進來，向明霞道：「我兒，可著紅子將我吉服收拾停當，明日要去接旨。」明霞道：「朝廷有何詔旨？」太古道：「報事的只說有聖旨到來，不知為著何事？」明霞連忙吩咐紅子，取出吉服在外。

次早，太古穿扮停當，出衙上馬，來到皇華館。只見安祿山並合城文武官員，俱在那裡伺候。太古向前勉強各各施禮。少停半刻，內官齎出詔書已至。眾官跪接上馬，前導鼓樂迎進城來。一路掛紅結綠，擺列香案，行到教場中演武廳前各官下馬，跪在廳下。廳上內官展開詔書高聲宣教：

奉天承運皇帝制曰，朕惟丞相楊國忠專權，恃寵雍蔽宸聰，除越禮僭分，輕罪不坐，其欺君誤國重情，罪難容朕欲斬首示眾，第以椒房之親，恐傷內宮兄妹之情。幾欲倒官罷職，誠恐蒞藜之禍難除。咨爾東平郡王安祿山，赤心報國，即命你掌典大兵，入朝誅討，以除國難。部下文武聽爾便宜處置，務使早來厥功，欽哉！

安祿山率眾官山呼萬歲已畢，請過聖旨香案，安祿山就上演武廳，面南坐下，開言道：「孤家奉旨討賊，不可遲延。即於是日率師。孤家便宜行事。今就將爾等文武官員各力加一級，榮封一代。你等可謝恩恭賀。」眾官聽了，面面相覷。內中有等阿諛迎的，這一班助惡之徒，便就跪下。

只見班中走出葛太古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安祿山反矣！眾官不可參賀。」眾皆大驚。安祿山見太古隨身上廳，便對他笑道：「你是葛僉判麼！今番在我手下，尚敢強項。我勸你不如歸順於我，自有好處。若不從，立時斬首示眾，你須三思。」

太古道：「你這反賊，還要將言來說我麼。我葛太古身受國恩，無能圖報，斷不屈身順你。」那千刀萬剮的奸賊安祿山大怒，喝叫刀斧手，即便推出斬首報來。刀斧手答應，向前綁縛了。

方要推轉開刀，旁邊走過尹子奇來告道：「這廝辱罵王爺死有餘辜，但斬了此人，反成就了他的美名，莫若將他監禁，令他悔過投順，一來顯大王的汪洋度量，二來誓師吉期，免得於軍不利。」祿山道：「卿言甚善。吩咐將葛太古監禁重囚牢內，晝夜撥兵巡邏，不許家人通信。」左右應了，牽著葛太古去了。

尹子奇與史思明又道：「大王起義兵，鋤奸誅惡，宜先正大位，然後行師。」祿山道：「卿言有理，今日我自立為大燕皇帝。」即立安慶緒為太子，尹子奇為左丞相、輔國大將軍；史思明為右丞相、護國大將軍、楊朝宗、史朝義、孫孝哲為標騎將軍，改范陽城為雄武城都。剋日興師，撥楊朝宗、孫孝哲為先鋒。自己統大兵三十萬，首下武牢，進取東西二京。又撥尹子奇、史思明領兵十萬，南取睢陽。留安慶緒、史朝義鎮守雄武根本之地。

旨意一下，那各官誰敢不依，只得擺班。朝賀已畢，祿山排駕回去。次日，祿山與尹子奇各統軍馬出城，分頭進發。但見：悲風動地，殺氣騰空，劍戟森嚴光閃閃。青開飛雪，旌旗撩繞暗沉沉。白晝如昏，那巡綽官、巡警官、巡哨官、旗牌官，司其所事；金吾軍、羽林軍、虎賁軍、神機軍、水坐軍，聽其指揮。人挪頭，馬結尾，急煎煎，星移電走；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參傷傷鬼位神愁。正是：萬炷貔貅入寇來，揮戈直欲抵金台，長城空作防邊計，不道蕭牆起禍胎。

那軍馬浩浩蕩蕩，分為兩路，一路向武牢進發，一路向睢陽而去。安慶緒送父親出城，然後回去，吆喝喝喝進城。行到一個衙門前，忽看見有巡城指揮的封條貼著。安慶緒在馬上問道：「這是誰人的衙門？」軍士稟道：「這是葛僉判的衙門，有家眷在內。」安慶緒道：「就是那老賊的衙門麼？那廝是個反賊，恐有奸細藏在內面。軍士們與我打進去搜一搜。」軍士們答應一聲，一齊動手打將進去。

不知明霞小姐怎生藏躲？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